

安平港

《新不了情》導演

潘壘 著



安平港



潘壘
著

潘壘全集04 PG1162

新銳文創
INDEPENDENT & UNIQUE

安平港

作者 潘 壘
責任編輯 鄭伊庭
圖文排版 詹凱倫
封面設計 蔡瑋筠

出版策劃 新銳文創
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showwe.com.tw>

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
圖書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886-2-8227-5988 傳真：+886-2-8227-5989

出版日期 2014年11月 BOD一版
定 價 30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2014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安平港

潘壘
著

總序

無擾為靜，單純最美

宋政坤

記得三十年前大二那年暑假，我一個人待在陽明山，窩在學校附近的宿舍裏——避暑、看書、打球，日子過得好不愜意。那時候我瘋狂的迷上讀小說，其中最喜歡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潘壘寫的《魔鬼樹——孽子三部曲》、《靜靜的紅河》（以上皆聯經出版）。那年暑假我糾結在潘壘筆下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裏，山與海彷彿都充滿著熱與火，劇情結構好像電影，有鏡頭、有風景，愛恨糾纏，直叫人熱血澎湃。那是我年輕時代裏最美好的一個暑假，此後就再也沒有過。總覺得那年暑假帶走我少年時最後一個夏季！那段山上讀書無憂無慮的日子，在我記憶裏總是如此深刻。

之後幾年，我一直很納悶，像潘壘這樣一位優秀的小說家，怎麼會突然就銷聲匿跡似的，

再也不見蹤影？難道他已經江郎才盡？或者他早已「棄文從影」？又或者重返故鄉，至此消逝於天涯？我抱持這樣的疑惑，直到真正遇見他本人。

那是十年前（二〇〇四年）某天下午，《野風雜誌》創辦人師範先生，很意外地帶著一位看起來精神矍鑠的長輩造訪秀威公司。當他們突然出現在辦公室時，我一時還真有點手無足措，當時我正和幾位同仁開會，小小的辦公室擠不下更多的人，開會的同仁們見狀一哄而散。我一得知坐在師範身旁的就是作家潘壘時，當下真是驚訝到說不出話來，不是矯情，真正是恍然如夢。因為有太多年了，我幾乎再也沒有聽過潘壘的消息；就像已經有太多年了，我幾乎忘掉那一個青春的盛夏！

我們好像連客套的問候都還沒開始，潘壘先生就急著問我是否有可能重新出版他的作品，而且如果能夠的話，他想出版一整套完整的作品全集。我當時才確認，潘壘八〇年代以後再也沒有新作問世。他突然丟出這個難題，我一時竟答不出話來，想到這套作品至少有上百萬字，全部需要重新打字、編校、排版、設計，這無疑將會是一筆龐大的支出，以當時公司草創初期的困窘，我實在沒有太多勇氣答應。對於這麼一位曾經在我年輕時十分推崇而著迷的作家，竟是在這樣一個場合下碰面，我實在感到十分難堪。在無力承諾完成託付的當下，我偷偷地瞥

他一眼，見他流露出一抹失落的眼神，老實說，我心情非常難過，甚至於有一種羞愧的感覺。這件事、這種遺憾，我很少跟別人說，卻始終一直放在心上，直到去年。

去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裏，我得知國家電影資料館即將出版《不枉此生——潘壘回憶錄》（左桂芳編著），秀威公司很榮幸能夠從中協助，在過程中我告訴編輯，希望能夠主動告知潘壘先生，秀威願意替他完成當年未竟的夢想，這次一定會克服困難，不計代價，全力完成《潘壘全集》的重新出版。對我來說，多年的遺憾終能放下，心中真有一股說不出來的喜悅。作為一個曾經熱愛文藝的青年，已屆中年後卻仍有機會為自己敬愛的作家做一些事，這真是一種榮耀，我衷心感謝這樣的機會，這就像是年輕時聽過的優美歌曲，讓它重新有機會在另一個年輕的山谷中幽幽響起，那不正是我們對這個世界的傳承與愛嗎？

最後，我要感謝《潘壘全集》的催生者師範先生，感謝他不斷給予我這後生晚輩的鼓勵與提攜；同時也要感謝《文訊雜誌》社長封德屏女士，感謝她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記憶保存許多珍貴的資料；當然，本全集的執行編輯林泰宏先生，在潘壘生活的安養院裏花了許多時間跟他老人家面對面訪談，多次往返奔波，詳細紀錄溝通，在此一併致謝。

無擾為靜，單純最美。當繁華落盡，我們要珍惜那個沒有虛華、沒有吹捧，最純粹也最靜

美的心靈角落。當潘壘的生命來到一個不再被庸俗干擾的安靜之境，當他的作品只緩緩沉澱在讀者單純閱讀的喜悅中，我想，一個不會被忘記的靈魂，無論他的身分是「作家」，或是「導演」，都將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

謹以此再次向潘壘先生致敬！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

一

愁悶的，南臺灣的八月，在安平漁區漁夫們近乎焦渴的等待中過去了。

這年的雨季，斷斷續續的，拖延著；如同這年淡季的景況一樣，使他們愈加感到難耐。在六月的下旬開始，半數的漁船已經上塢了，他們因此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修補和添置網和漁具；在這些閑散的日子裏，除了收採他們在內灣和運河沿岸用人工養殖的牡蠣，間或亦有些漁船出海作業；但，每當他們回航靠近內港運河路漁會的碼頭，將一小筐漁獲物從舵前的小艙裏提出來，帶著有點靦腆的神態將它擱在磅秤上，等到驗收員用一種揶揄的聲音喊出那個可憐的數目時，他們偷偷的互相望了一眼，還沒等漁會的拍賣人（龔金發或者是郭成文）喊價拍賣，便隨手接過那張小小的檢量單，匆匆的走開了。

然後，他們到妙壽宮前面場子上的麵食攤棚裏坐下來，一面大口大口的喝著公賣局釀製的廉價太白酒，一面用粗黑的手指在板桌上計算著這次出漁的所得：先扣掉柴油耗量、漁冰；再除開船主的百分之三十五，以及百分之〇·五的保險費……

於是，將餘下的數目再按出漁的人數分攤。

「每份二十三塊五角！」

這個數目顯然是有些令人難堪的，假如在冬末和春二三月的烏魚汛蝦汛，也許僅夠繳付一次出漁的保險費；可是，他們沒有絲毫懊惱和怨懟——對於天氣和季候，他們永遠是虔誠的

——接著，他們粗野地抹去板桌上的字跡，隨手拿起酒杯，笑著詛咒起來：

「伊娘！總比悶在屋子裏好些！」

那些晚上，他們麇集在延平街（舊名市仔街，是這兒唯一像樣的街道）菜市場附近的茶室和彈子房裏，辯論著安平為甚麼不開一家酒家之類的問題；或者在玩五色紙牌。而海興里的小伙子們，則裝模作樣的在他們的「海頭社」票房裏走著臺步，拉起嗓子在唱著臺灣腔的京戲——雖然他們用重金聘來的那位湖南籍教戲的琴師不斷的矯正他們的發音。

至於那些上了一點年紀的漁夫，大多躺在屋前的竹椅上納涼，或者帶著孩子們到那兩家小得像鴿子籠似的戲院子裏，在條櫬上自由自在的支著腿，看那種像默片時代一樣，外加臺灣話解釋的電影……

總之，這種鬆散的生活使他們厭倦，彷彿除了向海、自然和他們自己的命運搏鬥之外，生命便了無意義——當然，他們是永遠不會了解這些的。對他們而言，這祇是一種本能，在這種本能裏面包含著環境的感染，和祖先在血液裏遺傳的一點神秘的力量，使他們永遠那麼癡狂而執拗地，在海與死神的手中，搶奪那在他們認為是具有無上價值的——魚！

這是絕對的，魚，在漁村的價值上，在漁夫生命的意義上，就是一切，包含著一切。

所以，儘管是在淡季裏，儘管上次出漁的結果是怎麼使他們難堪，但等到那種失望和怠倦漸漸在一個新的，比上一次更激烈的衝動中淹沒之後，他們又帶著那種頑強而傲慢的笑意出海了。於是，他們又帶著沉鬱的神色回來……

一一

現在是九月的上旬，絕望的季節已經過去了。

由於接近「三牙」「烏口」魚汛，安平漁港驟然騷動起來。造成這騷動的另一個原因，是月初以時速廿五公里掃過本省西南海面的「麗泰」颱風，在恆春、高雄、紅毛港及沿海各地漁村所造成的災害。這幾天安平的人們在熱心的談論著：報載各地的災情，「大安」「金瑞滿」等近二十條失蹤漁船的下落。雖然在這次風災裏，他們亦有損失，但和那些地方比較起來，他們不得不深深的為自己感到慶幸；因為他們幾乎每一個人都有遭遇過颱風的經驗，不難想像出那種淒慘可怕的情形。

這次颱風過後，接連著好幾天的壞天氣。就在那些比較謹慎的漁夫們等待那風尾過盡再出海時，蘇大傳的「金發號」和其他幾條由年輕的伙子們操作的漁船，已經搶先出海夜間作業了。

所以第二天的一早，好些年老的漁夫便圍集在漁會外面拍賣市場的棚簷下，談論著這件事。他們一致的認為，這是一件冒險的事情。因為這些時候的浪潮和氣流是變幻無常的；雖然

他們也承認這是個捕魚的好機會。

他們繼續談論著，用一種善意的詛咒責備著這幾個「忙著去投胎」的小伙子們。後來，他們憶起他們年輕時的那些日子……

林金水孤孤獨獨的站在棚柱旁邊。他始終沒有參加那些老漁夫們的談話，只是靜靜的站著，凝望著右角的運河口，陷入一種紛擾的思想裏。

從外貌上看，他似乎比他的年齡更蒼老：雖然才四十七歲，頭髮已經半禿了，臉上的皺紋，像是佈滿著一條條粗細不等的繩索，那雜亂而叢密的鬍髭之中，隱蔽著兩片厚而潤大的嘴唇，那依然是很堅固的上門牙，微微有點外露。看來，他的神情十分疲乏，以致那雙黃渾的眼睛裏蒙著一層陰翳。他站著，左手支著一把半舊的黑布雨傘，他那寬大的肩背證明他在年輕的時候是一個身強力壯的漢子——或者就說是一個能夠吃苦耐勞的漁夫。當然，他現在也是，只不過在臺灣光復後的第三年，他的妻子去世之後，他便突然失去了這種勇氣和感到自己已經衰老了；直至現在，在他的心靈裏，依然將這件事引為一種恥辱。每當寂寞的時候，他便細細的回味著那些現在讓他感到悲痛的往事，然後再濾過那些悲痛，找尋一些慰藉。而這種慰藉，卻是在他痛愛的獨養女兒的身上所找尋不到的。

除了座落在金城（安平最富庶的區域）的一棟水泥磚房，他擁有兩條漁船和三甲多虱目魚塢。他惟一異於普通船主的，就是他不到自己的船上去操作——安平沒有兩條漁船以上的大船主。隸屬這個漁區裏的一百二十多艘小型動力漁船，有半數以上是漁民私有的；而擁有一條漁船以上的船王，除了自己親自操作，則將另一條租與其他無船的漁民。

當昨天晚上聽到他租給蘇大傳的漁船「金發號」搶先出海的消息之後，他失眠了一整夜。一個奇怪的思想永遠纏繞著他，使他無法讓自己平靜下來。如果說這是為了他的漁船的話，不如說是為了蘇大傳比較真確。

現在，他完全沉耽在那個不幸的回憶裏：對於這事情發生的時間，他已經有點模糊了，他祇記得，那個時候他還年輕。就如同現在這些伙子們一樣，對海無所畏懼，他和蘇大傳那已死去的父親——蘇火塗同在一條船上，那是他們合資建造的漁船，在經過無數次「有意的冒險」之後，突然，有一次不幸來了……

他驀然從回憶中軟弱而痛楚地垂下頭，半晌，他用瘡啞的音調低喊道：

「也是在這個時候，也是在一次颱風之後……」

那個奇怪的思想緊跟著又來了。

他忽然像是受著驚嚇似的急忙抬起頭，悽惶地向四周張望著。

「金水，」那個渾號叫做「蝦背」，年紀在七十開外的謝天來蠕動著他那乾癟而鬆弛的嘴唇，打趣地問道：「怎麼，你怕你的船會……飛掉啊？」

「哦……」林金水纔回過神，對方已經怪聲笑起來。

「你少擔這個心事吧！」老人勸慰道：「大傳這小子是甚麼手腳，你還不放心的？」

林金水連忙搖搖頭，訥訥地應著：

「沒……沒這回事。就是您的話呀，大……大傳這小子的手腳，就和他爹一樣——不過，

就……就是有點蠻！」

「蠻？」蝦背詭譎地眨眨眼。「你當年也不老實啊！你還記得『老金發號』嗎？」

「記得記得，忘不了！」

在片刻的沉思後，謝天來用慨嘆的聲音說：「安平就是安平，輩輩都出一兩條好漢！」

「您也是好漢之一呀！」林金水緩和地笑笑。

「當然！」說著，老人隨即心灰意懶起來。「唉！到底是老了——就算是推上十年八年

吧，那個敢叫我一聲『蝦背』？我不打掉他的牙齒才怪呢！」

「他們是叫您『謝伯』呀。」

明白對方的心意，老人感激地笑了，然後解嘲地反著手去拍拍自己那佝僂的背脊，說：

「其實，也很像——不是嗎？」

林金水沒回答。就在他一時想不出什麼恰當的話語去安慰這位老漁夫，而感到尷尬不安時，前面內港的入口忽然有人大聲叫嚷起來：

「他們回來啦！」

人們隨即從沿岸那些低矮而黝暗的屋子裏走出來，擁到堤岸邊去，甚至那些正在熱烈地談論著「風尾」問題的老漁夫們，也停止了他們的談話，走出棚簷。

只有林金水依然屹立不動。他震顫了一下，低下頭；霎時間，他連重新抬起頭的力量都完全失去了。